

松菴筆話

全

番外書冊

和書門
二二九四三
七〇
一七
冊架函號類

641

內閣文庫
和書
二二九四三
一七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943
冊數	1 (1)
函號	178 641

外國書

178-641



松菴筆語

寶曆甲申二月十六日朝鮮三使來聘二十九日余會學士三書記于本願寺

學士南玉字時韞号秋月宜寧人壬寅生

正使書記成大中字士執号龍浦昌寧人庚子生

副使書記元仲举字子才号玄川原城人已亥生

從事書記金仁謙字士安号退石安東人丁亥生

秋月大口多髯磊落滿洒頗負才气著黑髮宗巾

龍浦白皙頰秀乃美次女容戴東坡冠

玄川廣額蹠眉温厚如玉著黑髮宗巾

退石殺上豐下謹嚴慎重戴蓮葉冠四人各坐一狗皮

松庵曰東海吞天風波浩翰諸君奉使帆檣無恙取賀

僕姓井名敏卿字子慎号松庵東都人自聞大旆之東中
心搖之無所終薄今日始接手采欣躍何整七律一章
呈諸君安未下

秋月日既荷惠顧復修瓊觀篇章爛然詞致甚佳令人
愛玩不已

松庵曰彫蟲末技猥領衮褒汗顏不啻

秋月日此都聞井孝德声名久矣五六日削詩筵相
見其人焉足下或与之同姓否

松庵曰僕生長斯都不知有斯人真是眉睫不見耳

又曰諸公東來所歷陸海數千里可謂賢力矣然此役也極
扶柔之東窺暘谷之日諸公之遊壯哉可酬男子懸弧之

志矣可差次

秋月日遊則壯矣有靡盬之思有陟岵之懷未暇論勝觀貴
邦人生斯長斯僕輩得於原隰道途之間寧有可差次之遊哉

龍浦曰此間聞有井純卿者声名著而不得見之足下与之
同姓且名字同行足下豈非親戚耶

松庵曰井純卿僕未知其人非僕親戚偶同姓氏耳

龍浦曰足下所居有名山佳木異木奇花可供詩料者耶

松庵曰僕之所居東北有山曰東嶽之山琳宮瑤觀玲瓏逶迤異
木奇花輪囷綽約其下有沼曰篠苦乃木蓮花紅白交發芳
馥襲人實東都之勝也

又曰貴國三百三十三郡東西二千三百七十三里南北千七十三里

子德者林祭酒
門人堀田相模茂
編官洪井平左衛

信然乎

退石曰三百六十三郡東西二十里南北四十二百里

松庵曰釜山浦距漢江茂里程

退石曰一千五百里

松庵曰箕子之胤尚有存者乎

龍浦曰箕子之胤奉其祀者尚有數家

松庵曰檀君之祀何如

龍浦曰此吾邦開國之祖其祀儼然尚存

松庵曰貴國正北有毛憐海酋蓋鞞鞞之類耶

龍浦曰舊有野人種落今則無之

松庵曰和扇六柄獻之左右聊擬束脩之禮笑曰是祈

秋月曰給意多謝而拙戒不以一物自累不敢領

松庵曰此瑣々之物何妨

秋月曰固不妨而戒不可破

松庵曰高和清新實瓊瑤之報十襲藏之

松庵曰諸君所艸之冊者何

龍浦曰弊帚所艸

秋月曰僕輩今日有使館起居之禮不能久与君相對姑去更來

松庵曰敬諾

松庵曰四君未還耶

龍澤曰入使館中未還日暮而還八等不可換

松庵曰無一君先飯者乎

龍沃曰同出同皈

松庵曰足下姓名如何

龍沃曰僕姓金名龍沃号細柳童

松庵曰年

龍沃曰二十四

松庵曰足下有兄弟姊妹乎

龍沃曰多至十人

松庵曰足下嘗与浪華馬松嶽筆記耶

龍沃曰然

松庵曰吾聞貴國金姓新羅王孫八代相之後足下聞知金真在啓什者耶

龍沃曰不知

一人纏笠白衣坐學士席

松庵曰斯人何官

龍沃曰兩班

松庵曰貴國兩班之号謂文武官耶又先世有兼文武官者其子孫僉得称兩班耶

龍沃曰弊邦先祖嘗兼文武官累世襲官謂之兩班

龍沃曰僕輩甚畏斯人若失礼斯人則打可畏

松庵曰足下風姿可愛

龍沃曰僕雖以小童來有子二人何可愛風姿之有可愧可愧松庵曰此物当携与皈

龍沃曰弊邦之礼無主之物不可輒動

松庵曰無主之物固不可輒動此僕筆硯和詩推弓飯何妨之有
松庵曰因靜僕舊相識頗好詩或得見諸君耶

秋月曰三來相見屢有和酬

松庵曰貴國親戚之祿有茂寸之語何義耶

退石曰叔父母謂之三寸兄弟之子亦謂之三寸姪叔父之子謂四
寸四寸之子謂五寸姪五寸之子謂六寸姪以此推之其他可以
知之耳寸者限隔之意也

松庵曰一統志謂百濟國產果下馬其長三尺果下馬可
乘今尚產此種乎

龍滿曰今則不產

小童捧食案來

松庵曰小人唯嘗小人之食未嘗貴客之珍幸分一盃之美
秋月分余猪肉一小盃

松庵曰甘美甘美食指之動果驗

松庵曰飛鳥山碑錦江鳴飯直奉

命所記公等或得見之乎

秋月曰未見

松庵曰錦江僕嘗所師事其人博聞強識以文章名一世
飛鳥山碑可以抗衡劔閣磨崖矣可惜諸公未見

松庵曰公喫烟不

秋月曰吾邦禁小兒吸烟少年不敢於父兄尊長之前吸之

松庵曰僕輩有罪

松庵曰諸公所載之冠名云何

秋月曰僕黑髮中玄川僕同退石蓮葉冠龍浦東坡冠

松庵曰聞貴國鼓吹樂世宗大王令扑壤制之當時有因而制之乎將所自創乎

秋月曰損益三代之樂而成

松庵曰僕嘗攷中華歷代史三代之樂既亡二千有余年世宗大王何所損益乎箕聖之邦猶有存者耶古樂譜古樂器願一二示之

秋月不答

龍浦曰此伶人之事僕輩非其職不可答

松庵曰今日將夕聞人譙呵不可久坐僕將歸去諸君不必勞揖
三月三日

松庵曰疇昔始接儀範恍然心醉若飲醇醪瞻仰之至今日又來相見諳勿厭

秋月曰病失迎接慚恨

龍浦曰君來与僕語相看兩不厭

松庵曰公近况何如

龍浦曰半是吟詩半憶家耳

松庵曰貴症如何服藥耶

秋月曰不服水土之病無藥可醫唯速飯是上藥

松庵曰公等之病飯鄉兩字勝肘後奇方々

秋月曰上聖之言

松庵曰僕鑿家有一奇方冀進呈之旅愁雪消散
胸襟發舒志氣達觀宇宙睥睨天地右四味等分忘憂
之火煎之一服貴恙立愈公無意服之乎

秋月曰煎來教我服一貼

松庵曰既教公服一貼

龍浦曰見朝鮮圖病當愈

松庵曰貴躰佳耶

退石曰昨日偶感風寒通夜大痛犹未愈快客來而不著上衣此故也

松庵曰風病不可風之厚衣重衾可矣

退石曰軫念至此良何

退石曰下一診

松庵曰衰病之所致

龍浦曰為僕一診

松庵曰水土為病

松庵曰斯人姓宮田名明字子亮号金峯蘭菴^托氏僕為紹介

松庵曰三月三日豈不山陰修禊之辰乎群賢畢至少長咸集若

詩若文無愧于蘭亭也諸公客遊万里植斯令辰不益起故与

之歎乎

秋月曰踏青日不得出門一行春尤可悶

中沢山田二君同席

龍浦曰二回南一妍一醜

田名官監山田
不從子家後号
以南

松庵曰一床無雨好半醜亦何妨

龍浦曰無塩醜而徒西施美而淫

松庵曰在徒不在姿公之言甚好

龍浦坐睡

松庵曰還家十里甚夕

龍浦曰暫睡不成夢

松庵曰倦應酬乎

龍浦曰非取倦也困也

松庵曰諸君之到于是都也譬之彩鳳紫鸞翱翔九天之上遠覽
往輝而來儀也矣人誰不欲獲隻羽者如僕小鳥得附六翮其喜
可知也七律一章聊作啁哳之態耳諸君請勿惜銜之鳴

又曰僕持來之紙甚薄拙詩可以書呈王耶

秋月曰紙薄情厚何傷之有

龍浦曰貴詩甚佳才士才士

松庵曰僕詩蕪陋可愧

龍浦曰足下曾見物茂卿乎

松庵曰不見

玄川曰終夕擾々令人勞苦且僕老痛不能與君務多聞勝幸諒之

松庵曰務多聞勝僕所不欲也冀他日有開賜高和

松庵曰日暮增寒

退石曰衣薄耳

余操華音高吟贈龍浦詩

松庵曰僕少三曉得華音

龍浦曰清吟可愈疾

松庵曰願公操貴國音吟此詩

龍浦操韓音清吟一闕

松庵曰竹不如肉誠然

松庵曰僕有三日曲水宴之詩

龍浦曰書示之

龍浦曰此詩佳佳佳

松庵曰度量權衡鑿家之所當研究者也尺度定而量衡生
度量一差草木量大異此人命之所係不已重乎僕讀貴國
鑿書不知貴國尺度而可乎取問貴邦尺度如何

玄川曰此事幸與良鑿慕庵君談之尺度出於黃鐘竹間編所
載詳備鑿家尺度每用同身尺同身尺則各在其人之短長此
不須問之耳

松庵曰僕之所問非同身寸之謂也假如白木一兩半夏半合桂
三寸服方寸七之類不知尺寸何以得詳審無謬誤乎願明白
見教

玄川曰所以要等與良鑿君談之者正謂此也乃主方寸七之說已
解於東鑿寶鑑復須與良鑿問難非僕所知也

松庵曰芙蓉峯千仞玉蓮花倒懸于九天之上諸君對此名山得
無得意之詩乎

秋月曰僕詩本地豈有得意之作

松庵曰今日之會千載奇遇以殊方之人而晤語一堂上称知己於
滄海万里之外可謂宇宙間一大奇事矣加之瓊瑤之贈璣璫之
賜符采煥炳奪眼何異乎駕青虬駘白螭翱翔崑崙崑崙之丘倘
伴群玉之圃也哉但冀朝餐珠玉夕飲瑤池以繁爛我口吻矣恨
無仙籙之籍懸忽墮于塵寰雖然自是以往向人間吐五色
雲霞者無不請君之賜

秋月曰是下文才俊逸辞氣粲然可喜尚

松庵曰是下姓名如何

孟直曰姓是名子孟直

松庵曰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是下解此詩意
孟直曰畧解之思親二字尤甚

三月六日

退石曰是下近日不來能平安否

松庵曰僕偶有河魚腹疾不能頻來見諸公

龍浦曰僕有病是下慰諭懇到是下有病僕不能問於礼有欠可愧

松庵曰公瓊瑤之報携飯吟說詠益知公詩思清妙敢問

貴國學詩之法如何

龍浦曰僕詩不足言不足言學詩之法須宗三百篇須學漢唐

取躰於唐而杜少陵當為宗脉

松庵曰近時之詩唐莫尚焉唐以後無詩明則歷下之高華吳

郡之博大可以並驅開天諸子其他翩々一時之標也

龍浦曰王李華而無實鳥得與唐詩比君為物茂卿之所誤矣

松庵曰詩難矣先生談何容易也余請嘗日論之三百篇邈乎古
詩之有漢魏其化工之妙乎七言則柏梁濫觴樂府揚波逮
於李杜大海迴瀾不見際涯五七言律絕開天諸子縱橫馳絕
塵千古後之言詩者取規矩于此焉爾來數千載豈無豪傑之
士乎不能易規矩而別為方圓也譬之渥洼之駿雖一日千里非
御者範其馳驅不能免蹶齧之累矣宋元諸家索隱弔詭情事
自恣好鑄新奇沾沾相煦沫大雅之音墮地久矣明人懲必如
是率由舊章早不易規矩追師百世合軌前脩其言曰古唯獨造
我則兼工集其大成何忝名世於是北地信陽龍興於前歷下
吳郡鳳躍于後徐吳宗梁攀手鱗附翼一時濟濟嗚呼盛哉
故學詩之法由於明之於唐游乎漢魏溯乎三百篇始而拘
焉中而徐焉終而于焉為漢魏唐明無不為也而非漢魏非
唐明自為一家也而視古之詩猶今之詩乎國風雅頌何所不為
也是之謂擬議成文矣是之謂富有日新矣五言當持論如是
高意如何

龍湫曰持論好矣但明詩之深習不為白璧之瑕乎

松庵曰唐有初盛中晚之別杜少陵之外當為羽翼者何耶

龍湫曰韜川大白之外龍標浩然之徒無非羽翼鼓吹者也

松庵曰僕性狂妄志氣飄揚奈憤讀書有周覽八極之志而

今年二十四局蹄轄下不能展千里之足今一遇伯樂之顧安得

不愀然長鳴哉願明公之下其如之

秋月曰君有所欲言勿吝而登

松庵曰敏卿今井氏其先出於江州源氏逮高祖父而徙于東都
焉三世業壘敏卿生八歲誦書十五善詩及長誦六經窮百家言
而知先王仲尼之道也旁讀秦漢諸子及天官律曆止鑿卜兵法
釋氏等書而知仲尼如日月而諸子如列星也又讀漢唐宋諸儒
之說而知仲尼之明晦於千歲也於是發憤慨然以斯文為己
任然六經殘缺聖人不興千載邈矣安從考信焉安就有道如
明公而正平生之所疑矣即今天借良緣茲仰半菴矣千載之
奇遇而生涯之大幸也願明公賜大教

秋月曰知夫子之道懸日月而亘天地則只此一語便可為克
念作聖之門但多涉雜書最害心術正程子所謂如大軍之
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止切勿泛觀惟益就四書循環而熟之

松庵曰謹領大教感荷曷罄雖然道也者安天下之道也諸子
百家道之羽翼耳去短聚長無不供國家之用也僕所以多涉
雜書矣且學問之道貴飛耳長目博文約禮聖人之言子產
博物於古稱之今之學者不由於博而跳往於約所以不得其道也
又曰貴國自退溪李氏以後有若栗谷一臺寒暄靜齋牛溪諸
公羽翼斯道啓迪來學一動一靜規矩朱先生當時大儒如
諸公者更有幾人

秋月曰固不乏人而如先賢道徒之遠後學何敢容易追躋乎
松庵曰自梁木之壞矣揚墨塞路孟子闢之廓如火于秦木老于
漢佛于晉唐當此之時措紳先生傳注訓故拮据甚瘠豈遠及
其他哉董仲舒韓退之之外莫有浩然自拔振起斯道乎尔逮

宋與程朱諸先生出倡理氣心性之說在佛老異端之學宇宙
為之一新矣象山陽明不亦大才乎直情徑行君子之所恥陳
白沙吳廷翰之徒雖有異同不能出朱子樊籬矣僕所見如
此明公以為何如

秋月日諸說得之但兵陳不能出朱子樊籬者似誤是皆畔道
離經之學豈能入朱夫子門戶乎

松庵曰吾邦昔者有明經博士講經對策一仍漢唐之舊曰之
國家龍興文命大敷洛有惺窩先生者首倡閩洛之學于海內
風靡一時及門之士有若羅山活所諸公羅山心運教之會黼
黻鴻業庠序之設大小之節莫不宗朱先生太平百年絃誦
之聲洋洋盈耳矣僕自幼讀程朱之書然思之不精問之

不審不免有疑焉夫疑也者信之由也不有大疑何有大信朱子
曰會疑便是長進也明公解僕所疑安知他日不長進乎願明
公垂教僕嘗從某生受四書小學學的近思錄旁讀字庸或
問文集語類等日夜孜孜乎美理之學鑽仰程朱排斥仙老
者有年矣偶讀叔氏喻伽唯識論等其言有大類吾儒者中心
甚不安于慮百思不得其所以然之理竊有所疑焉夫天理人欲
持敬格物不是朱子大用心乎此四者叔氏已發之唯命名不同耳天
理所謂法尔之理也叔氏謂法尔之理不生不滅古又物莫不
有之無賢愚無凡聖其理一也朱子之言不亦然乎人欲即根本
煩惱持敬即行住坐卧不忘謹慎格物即一切智本然之性即
阿賴乎識氣質之性即摩那識虛靈不昧即大圓鏡智人

欲淨尺、即無垢識天理流行即真性發現省察即念、持戒
未發之中即無間斷識如是之類不可枚舉此其尤者也明公博
學近思當有明辨願受大教明公嘗曰道字如日星麗天冀
為僕披雲霧揭示日星之明矣

秋月曰來說大體得之但幸若捏合秋氏之似以證五道之真正
是攪金銀銅鐵为一器從古秋家以仙教謂合於儒教者有之
儒家以聖道謂合於仙教者有之于此可唯見邪正之確然君之
引此喻彼未免以奴證主揭示日星別無他法唯窮理居敬
四字是要法徹上徹下只此而已君且熟讀二程全書朱子大全可
也

松庵曰五道者安天下之共也仙教者治心之道也豈不冰炭

攪

水火之相反乎而程朱諸老先生專唱心學之說其不類秋氏者
幾希矣僕非攪金銀銅鐵为一器欲分金銀銅鐵为別器也故
疑程朱之言類秋氏耳持敬窮理四字最近似浮屠者也蓋為
學之道精修六經先秦之文旁通諸子百家之說而後仲尼
之道明如觀火矣不然其說雖高妙精微臆度忘說不足信耳
玄川曰愛子慎問難之誠以東人不能問故言之幸深重老夫繼
繼之愚不說非聖之書曰猛省反己之工夫而已身飯北斗之下持信
南斗有人也

松庵曰僕此井松菴名敏卿字子慎心姓名別号如何

嗽

趙徹曰問姓名則姓趙名嗽問号則無可别号以答者
松庵曰何官

趙暇曰無官僕此正使之從弟也

松庵曰僕輩不嫻貴國之禮不敬多罪

趙暇曰足下何大引謙

趙暇曰貴庚如何

松庵曰二十四

趙暇曰足下妙年可羨

松庵曰僕後生末學何可羨之有

趙暇曰君所居何処

松庵曰僕居在城北金沢坊

松庵曰公客中有違問之事邪

趙暇曰一入館中不許出門禁尉問度且飯心甚切足下之言

至此感謝……

松庵曰公身淹南方魂飛北海然飯期甚迫請努力自愛

趙暇曰發行之日只許三日是則為幸水陸之路將近万里愁

問不可言

趙暇曰僕嘗欲求一劍而至今不得入眼者君若知願賣劍者

使僕知之

松庵曰諾

趙暇曰日數有限速知是祈

龍沢曰此鳥銅刀柄僕將賣之

松庵曰此本邦後藤氏之所彫貴重之至價甚高

龍沢曰幾何

松庵曰全壹兩

龍沢曰金則無之以物交易之

松庵曰此貴重之物非可交易也

龍沢曰僕有好物易之

松庵曰好物何

龍沢持圓鏡來

松庵曰此鏡價甚賤不可易也

松庵曰公所戴之笠名云何

趙曦曰檀笠

松庵曰笠制隨位階高卑有差等乎

趙曦曰有差等

三月九日

松庵曰諸君使事已竣飯期甚迫夫以千載之遇而相逢万里之外良會不須更慙勿心隔矣多商焉得不黯然消魂乎七律一章呈諸君案下願賜和章

松庵曰拙文撫詩此亦呈諸君案下紛擾中不必勞瓊報

秋月曰佳文華什見投惠坐上執掌甚不能仔細吟玩他日有閑當一言報謝

松庵曰願扇面題數字以賜之此物搖動起清風清風朗月憶明公當清風朗月之時明公飯鄉豈無憶為僕題扇之事乎此時涼風飒然自西北來僕不愈益思慕明公乎

秋月曰僕固不惜為足下一掃今題扇面開其求之之路足下

族諸子散後

松庵曰楮先生僕所善之友也蒙責臨卷舒自在清潔如雪
益服君子之直心

謝秋月惠簡紙

松庵曰辱惠中書君敢不努力益効如椽之用實拜君子之
賜

謝玄川惠筆

又曰佳會不幾匆匆話別君子之愛人賜吾渥任之深意豈
卻老駐顏而唯當益凌霜雪以成棟梁之材

謝退石龍淵惠松實

松庵曰逢時苦少別時苦多况山海万里會面不可期乎他時
各天一片月歌半夢寐中耳千言萬語不出相思二字悵
秋月曰足下字益立業愈進老夫在異域不堪欣喜之至此
別黯然消魂而已

松庵曰僕并松庵名敏卿字子慎湖南僕師也金峰僕知己
也皆已与足下有忘酬

默齋曰僕辱与二子有倡酬僕洪默齋足下或知之乎

松庵曰僕聞足下之名久矣始接丰采欣慰曷計

默齋曰此天賜良緣也湖南金峰二位平安耶

松庵曰二位今晚或來

三月十日

鑿負南斗曼字天章号丹崖英陽人乙巳生
漢學上判事前司譯院僉正吳大齡字大年号長澗海
州人辛巳生

次上通事前司譯院副奉事李命知字聖欽号碧石霞金

山人戊申生

漢學通事前司譯院主簿李彥鎮字虞裳号雲我雞林人庚申生

松庵曰僕今日訪李主簿不遇公或的知其处耶見教

花山曰其人雖相知其所住處不知

松庵曰刘龍門囑僕跟從公來

花山曰雖欲訪見而有事紛忙未能出戶

松庵曰公和金峯詩成耶成則致之

花山曰已於日昨構拙以付

松庵曰久聞公書名矣公為僕一掃幸甚

花山曰何惜一掃

松庵曰飛毫颯然如龍蛇走欣羨

花山曰何欣羨之有足下為僕藏拙可也

松庵曰公雲我李先生乎

雲我曰然先生何人

松庵曰僕姓井名敏卿字子慎号松庵東都人

王之業臭味之同從二子來相見

雲我曰桐人中不識先生久矣可惜

松庵曰僕業在野有蔓草首章

松庵曰貴國修李王之業者有幾人耶

雲我曰皆如唾涕不取之僕甚痛之

松庵曰中華如何

龍門名儒生花名
宮潮三右衛門

聞公修

李

雲我曰中華衰矣文風卑弱無王者氣

松庵曰公能出衆楚之咻而倡莊嶽之音奇士哉

雲我曰李王何可重但樂之不已然李子非王敵

松庵曰百世而一士四海而一人恨相見之晚

雲我曰比肩而立繼踵而至又何恨哉

松庵曰臭味苟相合不唯骨肉親紛忙中不能盡鄙懷恨

雲我曰諸公秉燭來當具一盂飯相待如何

松庵曰願共作秉燭遊

雲我曰宇宙大矣王李以外有許多光景許多變幻先生見而知之手

松庵曰天地之大宇宙之曠何能盡見而知之手僕輩推李王有

一大事因緣然此事甚長非倉卒間可罄晚來可得從容矣

大年曰看君貌樣清秀一何業何事姓何名誰耶

松庵曰僕此井松庵名敏卿字子慎東都人業醫嘗與製

述官三書日記詩文志酬者又與雲我李子君有文章早之交

今夕來訪不在故留談之

大年曰貴國人皆削髮而君獨留髮何也欲知其故示之如何

松庵曰本邦之俗醫巫儒或不削髮

大年曰貴邦醫者皆先頭剃髮與仙門人同是何故君獨留

髮亦何故

松庵曰醫者剃髮本邦之俗為爾僕少好仲尼之道耻與佛門人

混故不剃髮

大年曰貴國人其位雖貴皆削髮何故

松庵曰高貴人削髮者欲其冠前俯後高魏、然也
碧霞曰貴國冠裳之制自何代始何所模効耶

松庵曰吾邦始通華夏也其在周之盛乎服章之儀冠冕之美
何其文也爾來漢魏晉唐無世不通是以本邦制度効漢唐
者不一而足存周之遺制者亦間有之唯是土之異宜物之殊類
吾先王制禮不能無因故而不改者

碧霞曰貴國士大夫平生不著冠裳唯服肩衣者何故
松庵曰猶貴國軍官平生服戰服也

碧霞曰貴國制度典章有大背聖王禮典者何

松庵曰足下誤矣此吾東方之禮爾殷人嗟夏后氏收蕞孱土
鼓伊耆氏也鐘鼓管磬磬周也三代禮不相襲樂不相因不必
是周而非夏殷也此亦東方之禮爾

松庵曰先生何官

大年曰今居漢字上判事之職

松庵曰公或到南京耶

大年曰南京即金陵僕屣到于此

松庵曰然則會日南京話耶

大年口語曰略、會得

松庵口語曰今日天借良緣初見老先生共非喜、、

大年口語曰足下有才先生慚愧

松庵又口語曰明日先生奔行陸海千里加餐良自愛
大年書曰僕年老矣耳龍耳善亡不能与君久說話

松庵曰先生有令胤乎

大年曰僕晚得一子今居墜官

松庵曰一面相識固是良緣况郎君同技之人乎請勿外

大年曰君是青年僕今老朽愛君之瀟洒氣質豈相外之理也乎幸須益修所業濟世壽人可矣

丹崖曰君業鑿乎善解妙理也請書以示之

松庵曰鑿家妙理得之心而忘於手安得書以示之乎

丹崖曰是雲我者何故耶

松庵曰李子君与僕有同志之好故來訪耳

丹崖曰傍置遺空紙其求詩而來耶

松庵曰此南學士之所賜偶詩來非為求詩來

丹崖曰虞裳之詩可謂無價寶也

松庵曰此人有才

丹崖曰此人詩才動於國中

松庵曰固当然

丹崖曰貴国尺寸如何

松庵曰五邦今尺即唐大尺徵之開之錢若合符契

雲我曰僕在正使前代書今乃得還未喫夕餅

松庵曰公先喫夕餅

雲我曰見好人不食自飽先生多勞

松庵曰未見君子憂心奕、既見君子庶幾悅懌

雲我曰僕倦甚敬卧無嫌否

松庵曰僕輩欲縱譚千古縱橫一世何遑論礼法哉

雲我曰礼法豈为我輩設

雲我曰公熟讀王季子乎

松庵曰季子之文當時尚苦佶屈齟齬于吾輩平生好之不休
唯羊束束之嗜耳

雲我曰公等既熟讀王季子然聖人去好而知其惡不可不詳
察也歷下古詩遍漢魏律遍盛唐文遍左馬然弇州評曰如三
代室卷海外珍珠非波斯胡与三代人可敬不可議此有微旨
松庵曰此言出於危言僕嘗讀而知之

雲我曰季子傲倪千古才品甚高然文中擬議以成变化之
論無種、神化終遯王氏教等弇州文如神龍戲海天下
快事然事亦變無窮文心無量弇州之外亦有千万弇州吾心
悅弇州而亦不欲為弇州門下人思別出手眼為弇山罵坐人
松庵曰天下之声不過五音五音之變不可勝聽天下之色不過
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見文章之道規矩一成而天下無限事
變莫不自吾手中出者如妾意師心信手前人棄去拾以為
珍好誇新奇豈不弇州所謂南面而陟冥山濡足而涉大
海之比乎

又曰歷下如我眉積雪高華一色罕視其比弇州如大海波
濤变幻不可量要之歷下高華而寥幻化弇州博大而乏
雅馴歷下之高弇州不可及也弇州之大歷下亦不能為也二
家無優劣

雲我曰山我眉積雪大海風瀾二家之直許吾謂山死物也卑者不能高頑者不能為妍唯海則自星宿海奔走万里中間藏許魚龍起烟波無限此壯觀也王子以峨眉比歷下自况以大海微旨見矣

松庵曰海中國有許多魚龍變幻無限烟波名山亦有高峯峻嶺奇禽異獸金玉珍寶種、瓌瑋物畢竟無優劣雲我曰天下山居十分之三水居十分之六平地乃一分也山之敵水多矣

松庵曰天下之水溝渠畝澮池沼汙窪無所不至大則大矣無足觀者至夫名山奇峯冲天抱日玉削千仞則天下之壯觀無過於斯吾不得不為山在祖

松庵曰公不取韓蘇之文而獨夢寐弁州者何

雲我曰僕嗜韓蘇如昔其歎然博識通辨文士急務何必膠守一二人韓蘇萬古一人王其入室哉吾好韓蘇及好王氏又好王氏故好袁中郎王思任錢謙益郭子章虞從圖李本寧諸人

松庵曰弁州以下不足論也李王之文其辭美如瑤池瓊泉不待風波不假淪漪一種色相非人間物韓蘇之文其論奇如巨浸十丈噴雪拍天日夜旋二者文風大殊天下雖有慧智人無左手畫圓右手畫方之理其說何如

雲我曰六經之變而為左馬左馬之變而為韓歐韓歐之變而為王李王李之變而為袁錢湯黃此文之阜之不得不然夫物

久則陳且腐矣如使韓歐語、効左馬王太子語、効韓歐此
天下無卓識人也今欲學古文而筆、步驟王李拾其唾涕則
死物也何足貴也吾之所貴乎王太子以其別出手眼超乘千古不
俯首就韓歐也如其學王李師其心不蹈其跡方可謂善學者也
松庵曰六經之變而為左馬可也左馬之變而為韓歐不可也歐則學
韓者也韓蘓之變而為王李大不可也李王修古文而成者也非
學韓歐而變也李王直修古詩而韓柳務去陳言李王接壤古
文而韓柳限大江也故習李王者驅車而至焉効韓柳者浮筏
而通焉而得入先夫西漢之國都也然筆、步驟四家拾其唾涕
大不可也吾姑以四家為舟車耳舍筏毀車寒裳亂走則吾恐墮
于旁蹊出于邪路未有能至者也造化之巧不能廢花鳥而別為
一種春公以為新奇者尺、在千古陳腐中

雲我曰天不以去年之落花復為今年之花從枝條別出一
種新葉采文亦如是

松庵曰年、花不異形歲、鶯不殊聲

雲我曰愈出愈新

松庵曰梅花芬芳桃花綽約古今不亦

雲我曰一人之面方圓不過數寸而橫置眼眉豎置鼻綴以鬚
髯耳口而人、殊方人不同者造化之異也一文字不過千百而
橫說豎說便成種、文章此文人之造化同工者如公百如吾面
日本人面如中華人万国皆同是成何物哉又文、相仍公文
如王李吾文如王李天下人文皆如王李是無造物之化吾曰非

漫言者此有深意先生欲必學于古文辭以吾言為金針暗度也
松庵曰凡天下之人耳目鼻口無不相類者若不相類則牛鬼蛇神
非人類也公耳目如我耳目幻麗人耳目如中華人天下皆同而人面
不同人之方殊者造化之工同中有異也韓柳學古文李王學古
文公學古文我學古文而韓柳自韓柳李王自李王公自公我自
我文之不同是則文章之造化也亦唯擬議之熟貫習之積精神
之所運別作一種氣象耳唯不取規矩古文而強出新奇者此
錯置耳目倒措鼻口之類不亦一奇怪物乎公頗有好奇之
病僕之數語無為葉石乎僕所謂古文者謂秦漢以上之文也
松庵曰此紙宮田金峯所托公與斯人十載一遇為一掃幸甚
僕輩不得久坐請速之此人或為樓名請大筆書二字見贈

雲我曰僕亦有公命不久出去可嘆

松庵曰願君勗令直意以荅國家寵靈並古風教篇聊擬驪駒
之歌尔

雲我曰感戴極深別後瞻望美人心如結矣

松庵曰見東海月出光為一相憶

雲我曰以天上月代公面

松庵曰貴國箕子設教之邦文物制度粲然有殷周之遺太平
百年列朝相承累洽重熙其和氣之所鼓舞也久矣南有大海之
吞天北有白頭之蟠地天地磅礴之氣所生吾知文人才子勃
乎興其間而操斬木之士未嘗見出衆楚之咻而首倡古文辭者
豈程朱理氣之說淪人骨髓不可別抉乎抑亦有所待也今日始接

雅型傾蓋如故縱譚千古商量一世實知足其人哉足下文辭
卓然文物之美山海之壯發之毫端絢爛如也天果有待足下乎
此遊也一行万里大得江山之助矣自今以往上追左馬下拉韓柳
超乘千古揖游夏旦暮曾聞之乎洙泗之間豈不大愉快乎道
也者謂詩書禮樂也先王之文也道之與文豈析而二之足下進
於投豈啻文章而已深為足下慶之

雲我曰彥鎮不肖何足當雖然敢不受大教



明和甲申秋寫于烏衣巷寓居



